

水仙叢書之六

近代歐美獨幕劇集

芳信 欽榆 譯



上海

光華書局印行

1927

版權所有

1-2000冊

1927,9,付印

1927,10,發行

每冊實售大洋四角半  
上海四馬路光華書局印行

## 目 次

|             |     |
|-------------|-----|
| 狂風.....     | 1   |
| 更强的女子.....  | 21  |
| 一個遊歷的人..... | 31  |
| 討厭的東西.....  | 53  |
| 死罪.....     | 65  |
| 永遠地永遠地..... | 85  |
| 賣國賊.....    | 101 |
| 未成的詩.....   | 115 |
| 惡魔的黃金.....  | 137 |

# 狂 風

August Strindberg 著

## 人物

畢斯客：一個亞刺伯種的女孩。

尤色夫：她的愛人。

吉瑪德：佐拉隊夫裏的一個統領。

## 佈景

在現在的亞卽拉地方。

亞刺伯墳山：地上有一口石棺。祈禱的席子在地上滿鋪着；台右有喪屋一所。屋後有門和垂幕；窗戶開在屋後的牆上。地上有幾個沙堆；一束連根拔出的蘆葦；一極棕樹；一堆艾斯柏多草。



## 第一場

畢斯克：戴着一頂罩着頭面的長風帽，上。她背上背着一張六絃琴，跪於席上，雙手交叉於胸前，作祈禱狀。外面風起。

畢斯克：上帝保佑你。

尤色夫：（迅速地。）狂風起了。富蘭克在什麼地方？

畢斯克：他一會兒就來。

尤色夫：你為什麼不趁快地把他殺掉？

畢斯克：不，因為他就要自殺的。倘使我把他殺了，那白黨人會把我們這族的人通都殺死，因為他們全知道我是指揮長阿李一雖是他們不知道我是畢斯克姑娘。

尤色夫：他會自殺嗎？他怎麼會自殺呢？

畢斯克：你不知道狂風嗎？你知道，狂風會把白黨人的腦子弄得縮攏起來，像粒棗子一樣，並且他還會弄得他們渾身戰慄，所以他們連生命也討厭起來，結果，他們都想逃到不可知的世界裏去。

尤色夫：這樣的事情，我聽過：在最後的一戰中，六個富蘭克人舉起他們自己的手對他們自己表示反對。因為那時候雪落在山上，可是不到半點鐘久，雪就停了。畢斯克，你恨嗎？

畢斯克：你是問我恨不恨嗎？哦，我的恨是像沙漠似的無垠，像太陽似的火熱，比我的愛還強，自他們把阿李殺死以後，我那被他們脫去的每點鐘的快活，積聚起來，就像毒蛇長齒裏的毒液一樣；就是狂風不替我報仇；我自己也是會去找仇報的。

尤色夫：這話狠對，畢斯克，那你就照着你所說的去行罷，我自從見你以後，我的恨就像秋天的草一般的枯萎了。你把我全身的氣力取去，你就做我弦上的箭罷。

畢斯克：擁抱我，尤色夫；擁抱我。

尤色夫：別在聖靈面前擁抱罷；現在且不要——過一回，停一下子，——等到你可望得着你的酬報的時候。

畢斯克：高貴的官長啊！高貴的男子啊！

尤色夫：是的；那個將後會用她的心照顧我的孩子的女子，才有尊榮的價值呢。

畢斯克：我，——沒有別個——會照顧尤色夫的孩子。我，畢斯克，無價值的人，醜陋的東西，但也是強者。

尤色夫：不錯的。我現在要下去睡到泉邊去。你從亞刺伯囚長錫底那兒學來的秘密的符咒，你做小孩子的時候，就曾在市鎮裏面實行過的，那秘密的符咒，要不要我告訴你？

畢斯克：這符咒不消你告！一個人施出來，叫膽怯的富蘭克人驚慌得連生命也不要的符咒，我全都知道；就是叫那班懦弱的人民，爬在他們的仇人面前，把他們的子彈都送給他們的仇人的符咒，我也知道。我都知道——即使是我肚皮裏也說得出。符咒所不能報仇，太陽也是會來出力的，因為太陽是衛護尤色夫和畢斯克這方面的呀。

尤色夫：太陽雖是回教的朋友，但今天熱得却很厲害。親愛的，你怕要受熱了。先飲點兒水罷，你的手都灼熱了呢。（他揭起一張蓆子，接着屈腰取水一碗，交與畢斯客。）

畢斯客：（舉碗放於口邊。）我的眼睛冒火，一我的肺部乾燥極了。哦哦，我聽見，我聽見一屋頂上已在飛沙走石，六絃琴的聲音也已起了。狂風到這兒來了！富蘭克却没有來呀。

尤色夫：畢斯客，下去罷，讓富蘭克去自殺好了。

畢斯客：地獄在先死在後。你以為我怕嗎？（傾水於沙堆之上。）我將水潑於地上，好使我的仇恨生長！哦，我要烘熱我的胸膛啊。仇恨，生長呀！太陽，燃燒呀！狂風，吹呀！

尤色夫：尤色夫兒子的母親呀，你，報仇雪恨的人呀，我替你祝福，因為你將後要照料尤色夫的孩子呀！（風越吹越大；門前的幕飄來擺去，一道紅光在屋頂上面照耀，但霎時間便變成金色。）



畢斯克：富蘭克來了——狂風在這兒！你走罷！

尤色夫：半點鐘後再相會。這兒是你的泥水（指着沙堆。）天堂與地獄都永遠的存在，上帝却叫無信仰的人墮入地獄裏邊去永劫不迴。

第二場

畢斯克：吉瑪德：面色灰白，身體搖曳不定，昏亂，說話時語音低微。

吉瑪德：狂風在這裏啊。你可知道我的從人走那條路上去了？

畢斯克：我帶領他們朝左，向東去了。

吉瑪德：朝左一向東。讓我看看。啊，我東邊也曾到過，西邊也曾去過呀。請扶我坐到椅子上去，還要請你給點水把我喝。

畢斯克：（領吉瑪德走近沙堆，安他坐於地上，使他的頭靠在沙堆上。）這樣，你舒服嗎？

吉瑪德：（看着她。）我坐着有些兒屈曲，你可放點東西到我的頭下。

畢斯克：（將他頭下的沙堆聚攏。）現在你的頭下放着一個枕頭了。

吉瑪德：頭下？那是我的腳呀。那是不是我的腳？

畢斯克：是的，確實是的。

吉瑪德：我也這樣想呀，請把一個橈子放到我的頭下來罷。

畢斯客：（抱一束蘆葦放在他的膝下。）這是給你的橈子。

吉瑪德：還要水——水！

畢斯客：（拉着一隻空碗，盛沙於內，授與吉瑪德。）趕這水涼的時候喝。

吉瑪德：（從碗中飲水。）這水雖是涼的，可是一點也不能止我的渴。我不喝了。我討厭水，拿去。

畢斯客：這是一條咬你的狗。

吉瑪德：什麼狗？我從來沒有被什麼狗咬過。

畢斯客：狂風把你的記憶吹去了。你要注意他的妖形就是。你可記得那隻瘋的獵狗最後那次，只你一個人在陌耳阿狄出獵，它曾咬你。

吉瑪德：我是在陌耳阿狄打過獵。不錯，那

條狗是不是隻灰黃色的？

畢斯客：一隻母狗！啊，你瞧！她在咬你的腳肚子啦。你不覺得傷痛嗎？

吉瑪德：（感覺腳脛的傷痛，並且用蘆葦刺着自己。）  
是的。我覺得痛了。水！水！

畢斯客：（把一碗沙給他。）喝；喝啦！

吉瑪德：不，我不能喝！多福的聖女啊，上帝的母親啊！我全身發抖呀！

畢斯客：別怕！我來替你醫治，我來用音樂的力量替你驅除魔怪。聽。

吉瑪德：（戰慄。）哦！哦！別奏音樂呀！我怕聽得它呀！這於我有什麼好處呢？

畢斯客：音樂能使惡魔狡滑的靈魂馴服。你以為音樂不像瘋狗咬人那樣的可怕嗎？（和着六絃琴歌唱。）畢斯客，畢斯客，畢斯客，畢斯客，畢斯客。狂風！狂風！

尤色夫：（在地下。）狂風！狂風！

吉瑪德：你唱的是什麼曲子啊？唉！



畢斯克：我唱了嗎？你瞧，我現在把一極棕樹放到口裏來。（取一極棕樹放於她的上下齒之間。上面歌聲起。）畢斯克，畢斯克，畢斯克，畢斯克。

尤色夫：（在地下和着。）狂風！狂風！

吉瑪德：這是他媽的甚麼地獄裏的惡魔呀？

畢斯克：我現在可要唱了。（她與尤色夫合唱。）  
畢斯克，畢斯克，畢斯克，畢斯克，畢斯克，畢斯克。狂風。

吉瑪德：（自己起身。）你這有兩樣聲音歌唱的是甚麼惡魔？你是一一個男的，還是一個女的？或是個半男半女的東西？

畢斯克：我是隊長阿李。你是不能再知道我了，因為你的知覺已經渺茫得狠；但是，如果你想從瘋狂的思想中，從瘋狂的情感中，救出你自己來，你就得信我的話，照着我所吩咐你的做去。

吉瑪德：你不需吩咐我，因為我發現什麼事都像你所說的一樣。

畢斯克：你這偶像崇拜者，你想是這樣的嗎？

吉瑪德：偶像崇拜者？

畢斯客：是的。把你那配在胸前的偶像取下。  
(吉瑪德取下一塊勳章。)丟到地上用你的腳踏它。  
喊上帝，唯一的神，仁慈的父，救主。

吉瑪德：(遲疑。) 聖愛德華，我那保護的神  
啊。

畢斯客：他能保護你嗎？他能嗎？

吉瑪德：不，他不能！(坐起)是的，他能。

畢斯客：好，讓我們瞧瞧罷。(開門，垂幕飄揚，草  
木哀鳴。)

吉瑪德：(放手於口邊。)門關起！

畢斯客：把偶像取下來呀！

吉瑪德：不，我不能。

畢斯客：那麼你看。狂風一根頭髮也不把我的吹亂。  
但是你，你這沒有信仰的人，他要殺你啦。把偶像取下來。

吉瑪德：(擲勳章於地上。)水，我要死了。

畢斯客：向這唯一的神，這仁愛的父，這救

主祈禱呀。

吉瑪德：我怎麼祈禱呢？

畢斯克：照我的話說。

吉瑪德：說呀。

畢斯克：『上帝是尊唯一的神，除了他，這仁愛的父，這救主以外，再沒有第二個神了！』

吉瑪德：『上帝是尊唯一的神，除了他，這仁愛的父，這救主以外，再沒有第二個神了！』

畢斯克：躺倒地上去。（吉瑪德不由主地躺下。）  
你聽見什麼嗎？

吉瑪德：我聽見泉水澎湃的聲音。我看見一盞明燈照耀着，靠近綠幕罩着的窗下，在一條白色的街上。

畢斯克：靠着窗戶坐的是誰？

吉瑪德：我的妻子，伊黎絲！

畢斯克：站在幕後用手攬住她的頸子的是誰？

吉瑪德：那是我的兒子喬治。

畢斯克：你的兒子幾歲了？

吉瑪德：到聖尼古拉斯的生日時，才滿四歲。

畢斯克：他曾站在幕後，用手攬過別人的妻子的頸嗎？

吉瑪德：他不能——他是我的兒子啊。

畢斯克：四歲大的年紀，就生了美麗的鬍鬚。

吉瑪德：美麗的鬍鬚，你說。哦！那是我的朋友，九蒙士呀。

畢斯克：誰站在幕後把手放在你妻子的頸上？

吉瑪德：哦！惡魔！

畢斯克：你看見你的兒子嗎？

吉瑪德：不，不再看見了。

畢斯克：（在她的琴上，奏出一種鈴聲。）現在，你看見什麼？

吉瑪德：我聽見鈴響，我聞着死屍的臭味；



這屍首就像壞了的牛油一樣的臭！

畢斯客：你沒有聽着唱歌班替這死小孩唱着祝福的歌嗎？

吉瑪德：請靜一靜，我還不能聽見呢。（懷慘地。）你以為是的，果真就是了。現在我也聽見啦。

畢斯客：你看見他們抬着的棺材上面的花圈嗎？

吉瑪德：是的。

畢斯客：有一條紫羅蘭色的緞帶，上面印着銀色的字：『別了，我親愛的喬治，你的父親。』

吉瑪德：是的；是這樣的。（哭。）我的喬治呀！喬治！我親愛的孩子！伊黎絲，我的妻，你安慰我呀！幫助我啊！（四圍摸索。）親愛的，你在那兒呀？伊黎絲，你已離開我去了嗎？回話呀！叫出你那親愛者的名字呀。（屋頂上發出聲音）『九蒙士！九蒙士！』九蒙士嗎？我的名字是——什麼是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是查爾士呀！可是她叫九蒙士！伊